

# 有限VS無限 用身體經驗世界

早前訪問過一些文化交流活動搞手，他們說外國學生來到香港總是發現很多「新」事物，反思自己身為香港人，其實不甚了解香港，只是習慣香港而已；放之於身體上，其實大家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認識自己的身體，當生病時才會被迫去了解，但如果我們了解自己的身體，對了解其他事物又可會有特別意義呢？

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教授何兆基早前推出了新書《有限身》(The Constrained Body)，輯錄他在過去十年，以身體知覺經驗作為研究課題的一系列藝術作品，更收錄了幾篇由資深藝評人、策展人、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工作者，包括陳育強、何慶基、敖樹克、黃麗貞，以及他的老師張義等，評論他的作品的文章及對談文稿。

文：曾家輝 攝(部分)：劉國權

如果對香港藝術界有所涉獵，應該不會對何兆基完全陌生。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後，他到美國讀藝術碩士，又到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讀藝術博士，研究課題是當代藝術中的身體知覺。他曾參與多個重要國際展覽，包括代表香港參加第23屆聖保羅國際藝術雙年展及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，他又長年從事藝術教育工作，曾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、香港藝術學院等工作。

## 身體跟物料的關係

書中這樣寫：「在經過頗長一段時間對身體知覺經驗的探索後，回歸手藝似乎是另一次的溯本尋源。」筆者一開首就問他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？他便說：「比以前胖了。」

「如果說正式接觸藝術，應是在中大讀藝術時。畢業後1年在日間讀教育學院，租村屋創作，在港大舉行首次個人展覽。再過1年，回中大工作，當張義的助手，他對我的影響很深，他是我所遇見香港藝術家涉獵面最闊的人。」

「在作品中會出現一些重複、像無甚意義的動作。當行為不斷重複，會由量變轉為質變，一些無意義的東西不斷重複到一個程度，會變成另外一些東西。這經驗跟張義鑿木可能有些關聯。我把重點放在身體的經驗上，感覺到自己的能量轉移到物料上，物料變成怎樣我不負責，因那不是我的作品。這促使我從另一角度看藝術這行為本身，而非我要創作些甚麼。創作到最後我可能總結到的是：身體跟物料的關係，一種不能直接說說的經驗，我往後的作品也是探索這東西。」

「早期作品比較濫情，看上去很傷感似的。現在，我覺得那些東西不值得被過份放大在嚴肅的作品內探討。我會視藝術為一種知識累積，當中有情感的部分，但那是很

個人的，在創作過程中可能便可以滿足到，亦會隱隱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。」

## 作者與觀者的解讀

「其他人如何看待作品是創作者能力範圍以外的東西，不過我可能比其他人不同，就是自己也會去寫，自己講解作品。作品出現的處境已經決定它被放在一個怎樣的語境中被理解，這不在於我期望觀眾怎樣了解我的作品，而是我能否選擇自己的作品於怎樣的情況下呈現出來。」

何兆基在訪問時也指出一個問題，就是本港傳媒報道藝術展覽時，其實很少會一件件作品去探索，只會圍繞着主題，之後又會問一下藝術教育、藝術發展等大問題。「這也很奇怪，寫藝術文化已不是很多，會花篇幅去寫藝術作品就是少之又少。」不過，誠如何兆基所言，不是創作者會自己寫文章去解讀自己的作品，所以對其他創作者來說，已經少人去報道，又不是所有人都會花時間逐件作品去看，去思考，無形中就建立了一個距離。

「每個創作者都有着自己的ego，其實其他人明不明白，又或認不認同，這是不能控制的，即使我寫明白我作品的背景及意義，也不見得你會認同，藝術就是提供一個空間，讓人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讀。」也就是他所說的，用身體去經驗世界。

## 人到四十的惑不惑

筆者在08年時看過一個聯展「惑不惑」，記得何兆基也有參與。藝術創作到了某刻亦如這種狀態，既知有所不為之事，知道創作應不為求新求變而蹉跎，也不該是牢固死守舊模式的操作。到了那階段，自知不知道的事情應是更多，知道創作更難，不在於能力具備與否，在



於不知怎樣面對自己……記得那展覽是以此為主題。

新書中也收了一篇短文《惑不惑，語不語 四十述懷》：「四十，說是不惑之年，但我偏偏於此高齡，仍對人生種種大惑不解。是時勢使然抑或個人限制，大抵不必深究；要調適自己重新整裝上路，總又不能迴避。四十，仍是關鍵之人生階段……」

「現時在浸大教書，自己擔任一些公職，的確也佔了不少時間，放在創作上，便可以留在星期六日。但我又已很習慣這種忙碌的作息模式，可能因為自己已教了很多年書，但到了這個年紀，也開始考慮請助手了，將某些工序交給一些可造之材。」

在《惑不惑，語不語 四十述懷》中，他也寫：「人生苦短，光陰可貴，不該為無謂之人、無謂之事消磨心力。緣起緣滅，聚散無常。多與家人相聚，多與朋友聊天，多作

賞心樂意之事，才不枉此生。」所以，當大家在書中看到何兆基兒子的相片時，不要驚訝，這反而為這本書更添生氣。「我有時也帶兒子到studio中，令他明白父親究竟在做甚麼，但我不是強迫他將來走上藝術創作之路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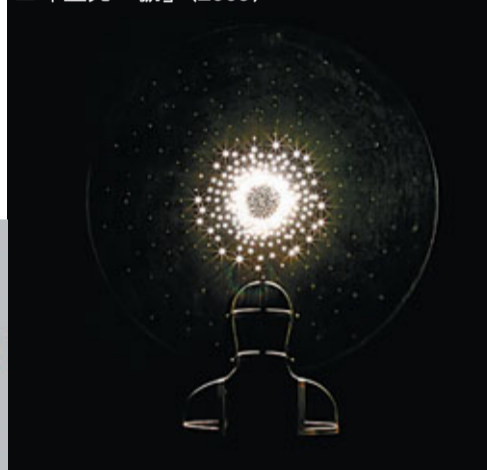
「坐、立、臥」(2004)



「五個把手和進化的身體」(2000)



「聖光一號」(2009)



「有限身」(2008-2009)



# 現實VS動畫 世界的有限與無限

和很多香港人一樣，筆者從小已看動畫片了，尤其是日本動畫片更是精神食糧，可惜以前政府未發展創意產業，不然的話，筆者一定投身其中，或能揚名海外。香港電台最近舉辦了本港首個大型國際動畫節「貓眼看世界」國際動畫節，期間放映了超過100套本地及國際動畫短片，又安排動畫工作坊，邀請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院長孫立軍、英國動畫製作公司Studio AKA創作總監Philip Hunt及「史力加之父」許誠毅來港參與座談會。為配合動畫節，港台亦舉行了一個國際動畫短片比賽，筆者也趁上星期閉幕活動「貓眼看不完」馬拉松放映活動前，訪問了以「插頭小子」(Plugboy)贏得冠軍的羅皓忠(Center)及其中一位評判許誠毅。

Center表示，他在大學時原來是想讀醫的，但由於不夠分數，所以轉讀傳理系的數碼圖像創作，畢業後加入廣告公司，在05年曾辭職，從事獨立創作，但後來又重回公司，早前才再辭職，重返獨立創作者之路，大家可以在其網頁(www.pluginboy.com)看到他創作的作品，包括《廢柴碌碌冒險記》、《北京填鴨謀殺案》等。「在香港發表獨立創作的動畫短片的機會不是很多，之前辭職後做獨立創作者，如果不是有這比賽，我未必能在兩個月時間完成這套短片的製作。」

「在05年時已想過『插頭小子』的故事，07年做了一些Animation Test，所以算是早已有短片的基礎，再加入一些新的東西，不用由零開始。」得獎的短片約長3分鐘，內容是說在一個地少人多的先進城市中，居民都是插頭，工作是連接城市的各個組件，Plugboy卻是個不合規格的插頭。大財主文城治要改造插頭

城，發展電波城市，令插頭城居民面臨重大挑戰。有天，Plugboy頑皮的貓跑掉了，他和頑皮的貓兒在怪異的城中穿梭追逐，令他重遇好友，並一起實現兒時夢想，而小黑貓和大財主文城治更成了好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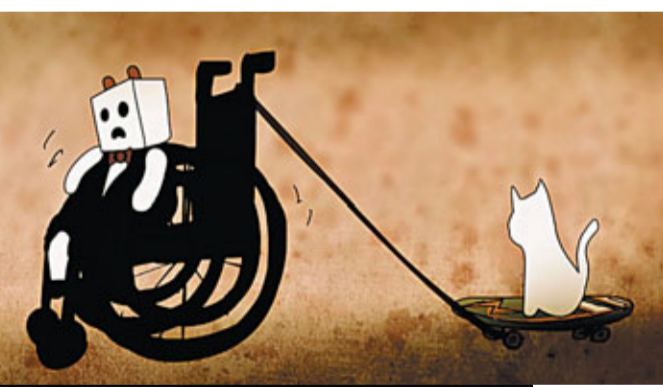
## 加入社會元素

「我的創作都是以小人物、弱勢社群為主角，而且加入一些社會元素，不想只是一味的天馬行空就算。」按照Center的創作意念，他是想說香港社會是急速轉型，令大家都承受巨大壓力及感到不安，而為了生活得更好，很多人忘記了自己原本重視的東西，只會追求財富或外表美麗的東西。雙腳殘廢的大財主文城治其實不快樂，他兒時和心愛的貓兒玩耍，才是最快樂的時候，但一次意外令貓兒被插頭電死，所以他才決定要取替所有城市裡的插頭。他從中得到更多的財富，但他卻漸漸忘記了他要改變城市的自由。而他和Plugboy的小貓相遇，令他記起兒時片段，使他反省自己真正想擁有的不是能改變世界的財富。

「這城市可說是簡化的社會寫照，如果你細心看，可以發現我加入了的時事，好像高鐵、菜園村、減肥潮流等。」為了令更多人認識其創作，Center之前曾推出一些玩具，放在「格仔店」中售賣，但之後會推出繪本圖書。「一來比較便宜，而且可以詳盡交代動畫短片



Center (左) 和許誠毅



Plugboy



的完整故事。」另外，Center透露下一個故事是個愛情故事，男女主角更是Rainbow Boy及Rainy Girl，希望透過Rainy Girl哭的原因，帶出一些社會問題來。

## 獨立創作人的成與敗

其實今次已是筆者第二次訪問許誠毅了。「今次很高興看到有這麼多參賽者，但我想對這些獨立創作者說，不要氣餒，因為我以前也曾做過獨立創作者，明白成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即使你有好的作品，也要等到被人賞識。不過現時大家可以將作品上載到Youtube或其他網站上，讓全世界的人欣

賞到你的創作力。」

他又提醒大家應進一步加強技術認識，因為有些參加者的作品很粗糙，但只要技術上改良一下，就可以做出更好的效果。「我覺得製作有香港特色的作品更重要，因為無論是日本或美國動畫，其實都來自日本或美國，不能因為要衝出國際，就做一些所謂的國際作品。」

最後，筆者跟許誠毅聊到，希望他真的能成功「回流」香港或內地工作，比他很熱心的回港支持跟動畫或創作有關的活動，這樣或許對本港動畫產業有更大的幫助。文、攝(部分)：曾家輝

## 帶着小朋友看畫展

筆者小時候愛看兒童雜誌，可能因為家裡沒有很多玩具，而且兒童雜誌中的連環圖故事活潑生動，配上簡單易明的文字，現在已「一把年紀」，仍然很喜歡看故事畫冊或pop-up書。

早前筆者觀賞了信和集團「香港藝術」主辦的「樂園·樂源——張雅燕畫選」，展品是香港畫家張雅燕的33幅作品。張雅燕雖然生於澳門，但幼年已移居香港，曾於意大利修讀語文及藝術，79年隨嶺南大師楊善深研習中國畫，又曾任香港藝術中心課程策劃及導師，筆者知道她在88年至94年間任《明報周刊》特約編輯，又協助創辦兒童雜誌《小明周》，之前曾出版過《童畫秘笈》叢書。

今次的展出作品分成「尋找風景」、「禮樂風景」、「看不見的城市」及「樂園·樂源」四個系列。「尋找風景」主要以獨特的視角尋找城市與自然的風景；「禮樂風景」為她早年喪子後繪下之作，黑白畫為主，但像山水畫，富有強烈的生命力與希望的曙光。「看不見的城市」反映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後，不少風景已被淹沒。「樂園·樂源」令人明白到快樂就在身邊，毋須苦尋。

筆者覺得這次展示最特別的，是在展覽開幕後的第一個周末，張雅燕化身導賞員，帶着一班葵涌鄧仁立紀念小學的學生看畫，又回答有關繪畫及創作的問題。而且今天有第2場導賞活動，改為本地藝術家曾翠帶着大角咀鮮魚行學校學生看畫。



「樂園·樂源——張雅燕畫選」展覽 日期：即日起至2011年1月16日 地點：中環廣場1樓大堂